

以诗诠义：试论雪浪洪恩对华严诠释学的运用发展
Interpretation via Poem: 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ayan
Hermeneutics by Xuelang Hong'en

释德安

哲学博士，戒幢佛学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苏州大学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SHI De'an

Ph.D.,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Research of Jiechuang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Deputy Research Fellowship of Institute of Religion of Soochow University

中国佛教研究国际期刊第1卷第1期 页 187-209（2022年），

凯拉尼亚：巴梵汉藏佛教文献研究所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1, Issue 1, pp. 187-209 (2022)

Kelaniya: Institute of Pali-Sanskrit-Chinese-Tibetan Buddhist Literature Studies

ISSN: 2820-2228

Interpretation via Poem: 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ayan Hermeneutics by Xuelang Hong'en

SHI De'an

Abstrac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han and Doctrinal Buddhism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threa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since Song Dynas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an and Doctrinal Buddhism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lthough the creative advancement of Buddhism in respect of its philosophical aspect has led to a few remarkable breakthroughs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the previous periods--e.g., Sui and Tang Dynasties--the active involvement of Buddhist by means of poetry also reflects the efforts of eminent monks to interpret the Buddhist doctrine and publicize Buddhism at that time. Xuelang Hong'en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Huayan school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o is also famous for the creation of poems. He built up contacts extensively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uddhist community, showing an ac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civil lives, but his poems also revealed the tendency to admire the literary style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Xuelang, as a monk and poet, not only actively applies Huayan thought to the creation of poetry, but also develops the hermeneutics of Huayan school through poetry composition.

Keywords:

Xuelang Hong'en; Huayan Hermeneutics; creation of poems;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以诗诠义：试论雪浪洪恩对华严诠释学的运用发展^①

释德安

内容提要：禅教的互动是宋以降佛教发展的主要脉络之一。明清以来的佛教在禅教融合背景下，尽管佛教义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与之前相比鲜有令人瞩目的突破，但藉由诗作等手段体现或主动关涉佛教义理，亦可反映了当时高僧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和弘扬的努力。雪浪洪恩是明末华严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亦以诗作而闻名。他与教界和社会交游广泛，积极入世，但其诗文中亦透露出仰慕魏晋风骨的倾向。本文认为，作为以诗僧而闻名于世的雪浪不但表现为积极运用华严思想于诗的创作，同时也将诗作为手段对华严宗的诠释学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发展。

关键词：雪浪洪恩 华严宗诠释学 诗作 佛教的中国化

^①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佛教交流史”（19ZDA239）；戒幢佛学研究所研究基金

华严诠释学是华严宗对佛教典籍乃至一切前人著作的解读过程及其特点规律的把握。尽管唐代华严学对其自身诠释学的建构，特别是在思想性方面起到主要贡献，但融合化佛教深度发展趋势下的明清佛教，这种诠释更多体现为一种形式上的转化，从而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华严诠释学的运用发展。形成于隋唐时代的华严宗是中国化佛教典型的成果之一，基于《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解释和“周遍含容观”的观法所建立起来的华严教义和实践体系，在澄观以降逐步趋向融合化发展趋势，到圭峰宗密这种融合化伴随着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这还为后世佛教融合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先声。事实上，宋以降佛教发展的主要脉络之一即是禅教之间的互动。明清以来的佛教在禅教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佛教义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与之前相比鲜有令人瞩目的突破。不过，藉由这一时期佛教僧人的诗作反映出其中关涉佛教义理，亦侧面表明当时佛教界对思想义理的理解与弘扬的努力。

雪浪洪恩是明末华严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亦以诗作而闻名。他与教界和社会人士广泛交游，积极入世，但其诗文中却透露出仰慕魏晋风骨的倾向。一般认为，雪浪过于“入世”而被众人所侧目，但从其诗文来看，遁世的态度反而较多见于其诗作之中。这一矛盾也反映了时代背景下其复杂的内心。如何调适这样的矛盾，具有圆融无碍理论品质的华严宗似乎是一个有益的选择，后者正是雪浪的法脉传承以及其自身在佛教造诣方面所最为注重者。据学界较为系统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雪浪一

系在江南一带广泛弘扬华严宗^①，这一方面表明雪浪一系在明末华严宗思想方面的建树，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不禁想到，历史上记载的好交游乃至引人侧目的雪浪与其在华严宗的传播和诠释方面的造诣之间看似矛盾却又集于一身的历史。从《雪浪集》下卷的记载来看，似乎其对华严宗在哲学思想方面并未见明显之令人瞩目的创造性发展，乃至后人提及明清华严宗，应最初想到的是清代的续法和清末民初的杨文会。实际上，除了在哲学思辨意义上的理论发展之外，传播和诠释方式的嬗变，亦是对华严思想发展的一种推动。隋唐时代所构建起来的华严宗思想，以解读《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核心，构建了以圆融无碍为理论特色的哲学和修证实践体系。随着宋以降三教融合和佛教内部禅教一致的趋势，华严宗的思想通过禅教以及与净土、密教和唯识学等进行交涉等形式得以保存，明末华严宗的法脉有兼传慈恩宗的，以及明末四高僧中三位明显在教的方面倾向于华严宗等即是此例。这种融合的倾向，一方面保存了华严宗思想得以延续的火种，但另一方面也使其思想上趋于庞杂、形式上囿于对传统解读模式的守护而注重契理大于契机的方面。雪浪在解读华严思想时，不拘泥于禅门教下之别，在当时兴起一种新的风尚，但也遭到了较多人的抨击^②。实际上，从华严宗

^① 郑妙苗：《华严思想与雪浪洪恩的诗歌创作》，载《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3期，第161-167页；熊文艳：《雪浪洪恩生平考略(二)》，载《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32期，第86页；张爱萍：《无极明信、无极守愚二僧之考辨》，载《五台山研究》2014年第3期，第36-36页。

^② [明]沈德符编：《万历野获编》卷27，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93页。

五祖圭峰宗密的思想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会通禅教的意图，后者亦被永明延寿在《宗镜录》中所继承，继而逐步成为佛教在宋以后传播的主要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雪浪不拘泥禅教之别的最初意图，倒也是符合唐代华严宗后期祖师的思想的。从雪浪的诗作来看，其对华严思想的运用，表现为具体运用《华严经》或华严宗经典的意象、华严义理思想运用于诗文创作，这些方面也拓展了华严宗思想在诠释学方面的思路，既反映了雪浪对《华严经》“五地菩萨遍学世间法”这一思想的继承和践行，更表明了运用诗文的形式来诠释华严思想可能性。以下就雪浪诗作中的关于诠释华严宗思想几类方式予以简要评述，以期引起学界对雪浪在佛教思想与文学创作之联系方面的关注，并就教诸位方家。

一、华严意象用于诗作

本文所谓“华严意象”，特指《华严经》和华严宗祖师著作中常见和较为特征性的叙述和表达。华严意象有很多，较为特色的如“华藏世界”、“海印三昧”、“善财南询”及五十三参的具体内容、“芥子纳须弥”、“帝网无尽”、“尘刹佛土”、“初心成正觉”、“一灯能灭千年暗”、“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等等。这些意象直接运用于诗文创作，丰富了作品的想象空间，也为表达相应作品的旨趣发挥了不小作用。

例如，《答玄津远上足》首句即使用“初心”一词，其后

又用之“学未止中乘”实际上亦是对《华严经》中善财追求一乘之精神的化用。^①在《春日访林公于水西园中》一诗中，雪浪将“华藏庄严世界海”的意象以及“一尘遍周法界”的思想运用于创作：

随意寄招提，名园自水西。托松临古涧，将鸟学卑
棲。

辩迹追龙篆，探微得马蹄。遍游华藏界，还与一尘
齐。^②

该诗上半阙从所访林公所在之处入手，即“水西园”^③。此诗也曾收录于《雪浪续集》，其中的题目改为《古松法友诵经水西园赋赠》^④。从这一条来看，第二联“托松临古涧”似乎雪浪将所访的这位法友的名号化入诗文之中。“古松”一词本身即能联想到清幽的环境，又将遒劲的青“松”与不知何年就业已形成的山涧相配合，这样的一幅画自然就增加了这种清冷幽静的感觉。如果说友人及其所在环境构成了上半阙关于其“依正二报”的宏观描写，那么下半阙则是从微细之处，却体现了作者见微知著的视角。“辩迹追龙篆”将这种对微细探寻具象为一缕青烟。在诗文中，“龙篆”有作缭绕的香烟的意涵，例如唐代陆龟蒙的《和袭美寄广文先生》有“龙篆拜时轻诰命，霓襟

^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190，齐鲁书社，1997年7月版，第696页。

^②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190，第699页。

^③ 根据雪浪一生的主要的活动区域，此水西园应为今江苏昆山一带。

^④ 释明复：《禅门逸书续编》第2册，《雪浪续集》，汉声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披后小玄纁”一句。顺着这种袅袅青烟的意象，“辨迹”这一动作就有了更加微细的含义。缭绕的青烟并不是如“大漠孤烟”一样能够笔直上升，反而是随着周遭的风、温度、环境等多因素而呈现难以捉摸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正如人的心念，亦如重重无尽的法界缘起之中的一缕，有待于具备对微细之处具有观察能力者的赏读。从宏观到微观的观察，体现出了世人所熟悉的场景，作者最后笔锋一转，直抒华严宗要旨之胸臆，将前面所见、所观、所感都纳入“遍游华藏界”的视角，在这样认知模式下，自然一切万物都是“不齐限”^①的，因而任一物都“还与一尘齐”。

在《送忠公自楚礼普陀》中，有：

穷诸玄辩究三车，烟水南询问洛伽。月满吴江孤杖履，云深楚泽拭袈裟。

鲸浮岛屿观非相，蜃结楼台幻有家。到处总堪成泛应，宁知踪迹是天涯。^②

雪浪从本属于观音菩萨意象的“普陀”，联想到善财南询时的场景，而如同南询的善财一般，雪浪赋诗所送之友人也是从楚地一路礼拜到普陀，这一路上想必也是艰辛无比，从一般人的认知来看其难度也堪比善财的经历。在楚地到吴越的沿途，旅人只有“孤杖”陪伴，恐怕脚下留下的就是这一双半的脚印，而身着的袈裟也在自楚入吴的过程中，充作揩拭汗水之用。一

^①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17，载《大正藏》第 10 册，第 89 页中。

^②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 190，第 689 页。

路的艰辛并不是单纯访普陀的目的，而是过程中历境炼心、观幻有之无常，将这一朝拜的路途赋予了无限和处处求法的意味。这种无限正是善财南询后契入普贤境界的模拟，也是善财经历百城烟水处处遍学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句首运用《法华经》的“三车”喻说明朝拜前的准备，这一譬喻说明了佛教教化方式因人而异，从而呈现三种目标和相应的三种路径。华严宗对此经的这一譬喻也广泛运用于诠释大乘佛教中具有“一乘”和“三乘”之别的论述之中。华严宗和以《法华》、《涅槃》等经为主要依据的天台宗都较为强调圆教、一乘的思想，用以简别三乘。在华严宗看来，三车譬喻“三乘”既是通往“一乘”之“大白牛车”的基础，同时“三乘”亦当体即是“一乘”之理，从而“无一不是一乘”、“无一不是圆教”。从这个意义上，“穷诸玄”、“究三车”不但可以理解为是朝拜的准备工作，还可以理解为即是朝拜的本身，后者意味着无论是南询的全过程，还是这一全过程的每一个内容、每一步，都是一种无限的表达，这种由无限所组成的“全过程”又是无限的，从而“纵迹天涯”。站在这种角度的理解，正是华严重重无尽世界观的一种体现。

雪浪在年五十时，曾赴扬州讲经，其后在焦山冬安居，并沿江到镇江、海门等地。在山海之间感受缥缈虚无的环境，体会山峦之于天地的渺小。^①由此作诗若干，其中外八首之八：

^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190，第682页。

碧桃湾下望，丛竹护寒松。磴自逶迤上，人将容
与逢。

乍闻持佛母，转语契心宗。即此海云室，休言在
别峰。^①

本诗上半阙交代了雪浪从焦山安居后，到达碧涛湾。在绵延的山陵眺望，体会到的即是“身在虚无缥缈中，知此山弹丸一沓耳”之感^②。据记载，雪浪曾设坛修准提法，因此下半阙中的“佛母”，应指的就是准提佛母。此处值得说明的是，《华严经》中作为遮那之因位的表法菩萨，即文殊与普贤，前者代表了初发心、信门与智慧，是启发善财乃至一切诸佛因地上发心的法身大士，从这个意义上，文殊就有“智慧佛母”之誉。不过，在华严宗发展历史上，辽金夏时期所形成的一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可谓是宋元之际华严宗与持诵真言的修行法门相结合最为紧密者，后者所推崇的真言即是准提咒。准提菩萨具名“七俱胝佛母大准提王菩萨摩訶萨”，所谓“七俱胝”系源于印度的数字，按照《华严经·阿僧祇品》的算法，这一数字等于七千万，也就是说，准提菩萨的名字中就有“七千万佛母”这样一个意涵。同时，准提信仰和准提咒的持诵，在禅教一致的趋势中在禅门日诵、瑜伽焰口等多途径中得以保存，从这个意义上，雪浪修准提法后所说的“乍闻持佛母”，特别是“乍”一字，说明了所指向的极为可能是是准提佛母。由此，才有了

^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 190，第 683 页。

^②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 190，第 682 页。

下一句的“转语契心宗”，也就是由仪式感颇强的准提修法转为以语言契入心宗，此处的“心宗”固然可以理解为禅宗，但考虑雪浪出入禅教的思想，此处进一步可以理解为以“一心”、“一真法界”为宗的华严宗。借语言而契入的“真心”，其表现正是这首诗的最后一联，“此处即海云善知识之所在，勿求他处”。海云比丘是善财南询的第三位善知识，前两位分别是引导善财初发菩提心的文殊菩萨和劝导忆念佛陀的德云比丘。善财在海云比丘处受持了“普眼法门”^①，后者即是法藏所认为的《华严经》之“大本”^②。从这个意义上看，雪浪讲经后一路上感慨颇深，登山所感悟到的宇宙浩如烟海，同时又体会到任一场景皆是善财师资之所在，由此可见其讲经后的“法喜”和深刻的感受。

通过以上几则诗可以看出，由于《华严经》内容博大、幽奥，思想深邃、丰富，为雪浪提供了较多的创作意象，这一方面体现了其作为一代华严宗祖师在教义理解和运用上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通过诗作保存和传播了华严思想。

二、言语直陈华严义理

除了华严意象作为雪浪诗作的重要内容之外，实际上其诗文中的意象也是扩展华严义理阐释途径的方式，其中包括直接

^①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62，载《大正藏》第 10 册，第 335-336 页。

^② [唐]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 1，载《大正藏》第 35 册，第 122 页中。

叙述、阐发华严教义者，同时亦有寓于诗文意象之中的间接阐释。

在若干诗文中，雪浪直接用诗的语言来直接阐述华严义理，包括“破一微尘而成三千大千世界经卷”、“善财南询百城烟水”、“海印三昧”、“因陀罗网境界”、“不动本处”、“月映万川”、“普贤境界”等。如，《赠权公书经》中：

一决忘言意，尘经自卷舒。潜神周刹海，瞑目蹈空虚。

毛颖依三昧，莲花吐六书。拭题蕉叶上，澍水化枯鱼。^①

其中的“尘经”即是对《华严经》中“量等三千大千世界经卷全住一微尘中”^②的化用，后者是在此经《如来出现品》中的内容，这一品属于是成佛的“平等果”，与前一品《普贤行品》关于成佛之“平等因”配合，共同构成了关于理解成佛因果中本经具有特色的部分。此品关于成佛之果的描述，其中包含了如来出现、如来身、如来音声、如来心、如来境界、如来行、成正觉、转法轮、般涅槃、见闻亲近所种善根这十种内容，其中上边所提及的“尘经”即是用于描述关于“如来心”第十种特征时所用的譬喻。在这一譬喻基础上，如来心的第十种特征即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在汉传佛教中常见的的话语。从这个内容的出处来看，“尘经”的意象本身就是一个

^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190，第691页。

^②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51，载《大正藏》第10册，第272-273页。

很重要的内容，同时对此经中的这种在常规思维看来难以认知的境界的接受程度，也意味着对《华严经》“圆融无碍”精神的接受与体认程度。如果说只是运用“尘经”这一意象还不足以说明其直陈华严义旨的话，那么这一词之后的“卷舒”便进一步彰显了对华严教理的陈述。以“卷舒自在”表示“圆融无碍”意涵在法藏、澄观和李通玄^①等人的解经中得到较多使用。法藏在对“卷舒”的解读时，曾说“舒则该于九世；卷则在于一时；此卷即舒，舒又即卷。”这意味着“卷”指的是统一于“一”，而“舒”则指的是对“一”之充分且有次第的展开，而“卷”和“舒”又进一步充分表现为多层次的互相含摄、对立统一的关系。由此“尘经卷舒”便有了顿渐兼备的意味。这一思想在其另一首诗作《经惠山寺火后之作》中以“明月庄严次第开”^②而相呼应。

又如，《小昆山辍讲赠云沧》中以“百城烟水”为起点，说明了其对末法时期弘扬佛教的思考：

风雪冲寒两度寻，百城烟水意何深。须知为法忘
躯念，不是山阴访戴心。

^① [唐]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 18，载《大正藏》第 35 册，第 455 页中；[唐] 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 1，载《大正藏》第 45 册，第 482 页中；[唐] 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卷 5、7、21，载《大正藏》第 36 册，第 748 页下、第 764 页上中、第 860 页中；[唐] 李通玄：《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卷 2，载《大正藏》第 36 册，第 1027 页下；[唐] 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 56，载《大正藏》第 35 册，第 922 页下。

^②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 190，第 683 页。

安禅说法事寻常，末代难兴此道场。念尔师资能努力，云间如现白毫光。

天目曾居五百僧，至今无复继传灯。应知此道何今古，沧海桑田任废兴。

日日来登楼阁门，一尘一刹不胜论。幡幢交引登坛处，礼向毫端见世尊。^①

“百城烟水”是善财五十三参的历程，雪浪以此自勉勉他，并在下一联说这种游历亦如善财，并不是单纯的“访友”这样的闲情雅致，而是来自“为法忘躯”的使命感。无论是禅修、说法，但这些事情都是可以等闲视之“寻常之事”，他慨叹末法时代中兴道场的艰难，又想到眼前的师徒为佛法的努力，由此他想到了这就如同《华严经》中菩萨说法之前“白毫相光”照破大地一般。个人的努力，虽然是微小的，但又在整个大的时空中具备了“一即一切”的意义，从而更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认知下，即便“天目曾居五百僧，至今无复继传灯”，但古今的时空也是交涉无碍的，沧桑中的“兴废”虽任他而去，但无论是“兴”还是“废”都是“尘”亦都是“刹”，“兴废”之间都是在说法、表法，亦都是重重无尽的境界。所以，眼前呈现的“兴废”，又是“（弥勒）楼阁”，又是“重重无尽的尘刹”，又是“幢幡庄严的说法处”又是“一毫端的法身佛”。所以，“兴替”是常见之事，末法也是人与佛法之缘分的“末”，

^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 190，第 701 页。

法常如如、说法亦是无尽的；同时，众生的法缘只需从僧人住持的自身努力做起，这便呼应了对眼前师徒的赞叹。

在《善公书经江寺赋赠》中，雪浪将华严教义中的“帝网无尽”与“大小相容”直陈出来：

世本弥天秀，闲书贝叶文。秋生江树色，夜入海潮闻。

字字含珠网，言言悟法云。毫端时出现，尘刹竟何分。^①

“珠网”即“因陀罗网”，这一意象是由无限绵延的网络与网络交叉点皆有一个宝珠所共同组成，源于《华严经》，同时也是华严宗提倡的“十玄门”中的一门。这一意象体现的是组成法界的每一要素即具备法界全体的全部内容，与今人所说“全息理论”的描述颇为类似。诗中的“字字含珠网”是进一步将这一“帝网无尽”境界具象化，即具体为“字”上，指出每一“字”即是一个“法界”。在这一描述基础上，“字”背后的“义”，即通过“言”说表述出来的，都是“法云”之“义”，所谓“法云”可以理解为菩萨修行中“十地位”中的第十地“法云地”，此地菩萨不但是即将进入佛地境界，而且本身亦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与功德。^②这是对善公书写的一种溢美之词，同时也借这个机会直陈出其对华严教义的理解。后一句“毫端时出现，尘刹竟何分”则将时间与空间的圆融无碍进行说明。一

^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190，第685页。

^②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39，载《大正藏》第10册，第206-208页。

方面，这一联直接说明了超越性的时空观，这是《华严经》所展现出来的境界，另一方面，此联与上一联的言说相对应，前一联是“言说-意涵”的一对阐释关系，后者则是直接运用陈述来体现前联的无碍意涵。由此，进一步形成了顿渐，或者圆融-行布相结合的诠释。

实际上，雪浪运用这种直陈的方式并不鲜见，如反思自己多年讲经历程时，曾有诗云“二十余年事讲场，无边义海尽搜扬。不知若个因斯证，大地应教海印光”^①，即是直接以教下之“无边义海”和宗门证得的“山河大地”即显“海印三昧”作为两种说法的途径，而“不知若个因斯证”一句也暗示作者在讲经说法多年的历程后，仍对修证的强调，亦即对于佛教所讲“教证”二门的结合在雪浪晚年是愈加感到其重要意义的。与此类似的，雪浪所作的《赞佛偈》^②以及为居士得子所作的应时之作《赵居士六十二岁生子赞》^③等都属于这种对义理的直陈。

三、意象描绘华严旨趣

除了直陈华严教义于诗文之间外，更多的意象和描写则间接的提供了对华严义学的诠释。在题为《秋日摄山病起感怀四首》的一组五言律诗中，第二首：

^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190，第700页。

^②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190，第705页。

^③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190，第704-705页。

倚杖阅阎浮，青苍翠欲流。石横新涧冷，叶逗晚烟秋。

逆旅能鸣雁，云中不下鸥。大千犹小器，蚊蚋乱啾啾。^①

拖着染病之躯，雪浪似是出门稍加活动，周围景色尽览无余，有限的空间被其想象成为“阎浮”，也就是佛教讲四大部洲的“南阎浮提洲”，这一空间要远大于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周围的环境不但可以是无限的，还是生生不息的：翠绿色有流动之“欲”、石头“横”在山涧，石水之间的清“冷”则给人以淡泊之感，秋季的落叶似与山间蒸腾的烟水在逗趣，而苍翠之绿色、秋之黄、石之灰、水之清，这些构成了一幅恬然的自然雅趣。下半阙则从“器世间”的环境转而过渡到对“有情世间”和“智正觉世间”的描写：逆旅的大雁在鸣叫，呈现高远而孤寂的意象，而鸥鸟不下似乎就是对“鸥鹭忘机”的运用。“大千犹小器”，就是与“芥子纳须弥”同样旨趣的运用，即是华严十玄门中“微细相容安立门”^②的展现，遵循这样的道理，“蚊蚋”之声也具有无限的意义。

在题为《元旦》的一首五言律诗中，雪浪描述了时节特征，在其中亦发挥出华严教理的意趣：

灯火连宵旦，居邻不夜天。梅花娇白雪，峰影落青莲。

^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190，第680页。

^② [唐] 智俨：《华严一乘十玄门》卷1，载《大正藏》，第45册，第516-517页。

揭练闻何断，观河见不迁。定中忘礼乱，徒自说周旋。^①

第一联引出了诗文的时间背景，灯火通宵达旦的不夜天正是人们守岁的写照，这种灯火的映照下，冬日的梅花显得更加娇艳，红、黄、绿、粉等诸多颜色的梅花^②与雪白一片相映成趣，衬托出节令喜悦的气氛。雪浪不但欣赏梅花与霜雪交相辉映的美景，而且由此进一步生发出对华严义理的联想。这种联想将眼前的“梅花娇白雪”之意象转化为想象中的“峰影落青莲”的意象，而后者即是对《华严经》中日影在山上、山间相映成趣这样一个譬喻的化用。^③此经中的这一譬喻，正是通过对一种光影交涉的状态来作为辅助理解具有“重重无尽”、“交参无碍”等特征的华严无尽缘起的境界。而本诗对此的化用，不仅仅停留于“影落青莲”这个层面；实际上，在“影落”的背后还隐含着“青莲”这一意象，后者结合《华严经》对华藏庄严世界海的描述，则更能将之与无限的时空联结起来，从而使这种想象从有限的“峰影”、“莲花”进一步扩展为无限的“法界”。由此，这种眼前的意象，通过转化为想象中的意象，进而以之为中介，最终导入到了以华严义理为思想基础的无限的心境之中。以此为心理之基础，后文中所描述的“断与不断”、“迁流与否”便都成为了一种只具有相对意义的相状。而这一状态如同

^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190，第700页。

^② [宋]范成大著，刘向培校、整理：《宋元谱录丛编 范村梅谱 外十二种》，上海书店，2017年版，第4-5页。

^③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载《大正藏》第10册，第214页上。

在“定”境之中，是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尤其是最后“徒自说周旋”一句，如同作者在两忘中又以“他者”的角度来返照自身，所留之余韵引人遐想。

《寄题阮居士上服斋》：

君家仲容裔，潇洒迈前哲。率性固所安，礼非为君设。

已登青云程，来秉白法诀。玄言契自超，心光妙能彻。

无缁亦无磷，非磨竟非涅。无思能应缘，脱体迥然别。

闲游解脱林，安居法空穴。惭愧为上服，柔和敷细氎。

时饮甘露浆，不断旃檀爇。山呈清净身，溪流广长舌。

空云暂去来，林光乍明灭。一斋虽秘藏，万象齐分说。

曷始又曷终，今古曾无辍。^①

阮居士与“竹林七贤”的阮籍、阮咸是本家，故而雪浪开篇即说居士是“仲容裔”，由此进一步以“迈前哲”美誉其品格超越魏晋贤人。阮居士日常的表现可以说是“率性”的，这就如同“竹林七贤”的做派，这一外在行为是与其内在品格风骨相配合的；相应的，世俗繁文缛节的“礼”也不是为这为高士所设置的，由此，似乎也可以体会到这为居士的行为对世俗之礼

^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卷190，第690页。

应是有违越之处，但这种张力因其高洁品格而为雪浪所理解。这种高洁的品格几乎可以用“已登青云程”来评价，也就是说如青空之云一般高出众人，而这一生命状态所形成的基础，就是对佛法的透彻认知。雪浪说阮居士能够了解到“白法诀”，所谓“白法”就是佛教中正确的教法之意，以与佛教之外思想（即“外道”）和具有不圆满性的世俗见识乃至不正确认识（“黑法”）所区别。这位阮居士已经能够秉持佛法的要旨，从表现上就是能够契合佛教真理，体认能力上能够洞开真心的作用，而且其程度上很彻底。从第二联到最后，皆是对这位阮居士状态的描述，其中固然有溢美之词，但也可以侧面反映出雪浪对佛法修学程度较高这一标准下，人所应表现出何种状态的一种认识。除了认知能力方面以外，这种生命状态还表现在日常行为的诸多层面，例如：“无缙亦无磷，非磨竟非涅”即表现为不因磨莹而减薄、不因染着而变黑，这种宠辱不惊、如如不动、不随外境而转是学修较高的一种表现，这一缘由是“无思”基础上的“应缘”，也就是在对外境没有明显执着的基础上重新对所接触外境的认知，这种认知在现在来看，应是更加符合“客观”而尽可能减少“主观”的影响，进一步从真心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身心脱落”之后将“无分别心”所发起作用之后而形成的“善分别”。在行为上，表现为一种洒脱，这种洒脱不是任性、恣意妄为，反而“闲游”之处无不在法上“安居”。

“安居”一方面字面上是安定居止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佛教僧团的专用语言之一，这一用语用在居士身上，这种身份差异

也引人遐思。比如，笔者的理解即是对这位居士具有德行堪比理论上更具更高品德之出家人，即对这位阮居士学佛修行状态的赞美。其后的文字，更加深了这一说法，如“惭愧服”之说，僧人会有“惭愧僧”的自谦之语，“惭愧服”也是出家人所独具“三衣”的代称，其材质上的“氎”，更是戒律中要求三衣卧具所要求的材质之一。这些出家人背景的意象赋予这位居士，似乎可以体会雪浪内心对佛教徒修行状态的一种标判断标准。如果说前面的内容可以是华严学与其他佛教思想所共同具有的内容旨趣，那么后续的内容却都是将华严的教义化用的典型。例如，《华严经》中强调佛的两种“十身”，其中又以“法身佛”为整部经典的说法主，后续对佛之三身的理解，法身的部分也较多与《华严经》和华严思想相关。“广长舌”虽《阿弥陀经》中已有表述，但这种广长舌的宏大描述，仍还需《华严经》。“清净身”、“广长舌”这些都是用有限的语言来试图描述出无限的境界。而这一过程即华严的“一切即一、一即一切”，而“万象齐分说”即是对这一句的具体描述。此外，本诗的最后一句，即“曷始又曷终，今古曾无辍”，更是对华严宗基础教义“始终俱括”的具体阐发，同时“曷”、“曾无辍”又避免了对“始终俱括”的描述囿于静态化理解的倾向。作者试图从动态的角度阐发本身已具备无限、宏大境界的“始终俱括”，这一诠释方式从《华严经》中及隋唐华严学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中数见不鲜。这一方面是雪浪对华严诠释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诗文开拓了华严诠释的另一途径，这也与“得

意忘言”的中国传统诠释意趣相合，后者亦可以归为魏晋风流在严肃的经典诠释领域的思想贡献之一。

余论：雪浪以诗诠义的特色

雪浪以诗诠义在发挥运用华严意象与义理基础上，体现为一种超然恬淡却不失宏大关怀的意趣，这形成了其诗作基本的底色，亦是其借助诗文弘扬华严教义的特点。

运用圆融无碍理论。作为以讲经说法弘扬华严的僧人，雪浪在诗作中不可避免的运用《华严经》的精神以及华严宗的义理。《华严经》和依此建立起来的华严宗以“圆融无碍”为主要的精神，无论是在经典诠释、判教，还是在解读其他方面文本上，这种圆融无碍的精神显得尤为突出。这种“圆融无碍”，一方面意味着诸家说法和各种看似不同甚至相反的各方面都能保持“和谐共存”，这是其“圆融”之义；另一方面，也具有自家说法的相对稳定性，亦即须保持自家基本立场，这是其“无碍”的一面。无论是雪浪直接运用华严意象进行创作，还是其作品直接或间接呈现华严教义，实际上都体现着这种无碍的精神。例如在意象的使用中，一方面是一般人的认知层面，同时也加上进一步的发挥引导到超越性的境界。如果只是用具体意象而不加以引导，这只能是“圆融”而非“无碍”，正是因为运用有限意象直陈无限的同时，又用读者易懂语言引导至无限的意象，通过两方面的补充将有限与无限融合起来。这种融

合在描述自然或心之境界时，既可以表现为空、灵、寂、渺、虚等审美状态，又能展现为各种状态之间的变换、转化和对立统一，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式审美格局。

以意象体现心与境。如果说华严教义是雪浪创作的指导思想的话，那么《华严经》中的意象与审美则是其抒发内心世界情怀与感悟的重要素材。无论是“善财南询”、“海印”、“月印万川”、“山河法身”这样颇具图像性的意象要素，还是“初心”、“始终俱括”、“万象齐分说”这样概念性较强的语汇，在雪浪处都成为其抒发感怀的语言材料。在运用这些意象的过程中，不但是起到了提升作品意蕴的作用，而且也扩大了华严诠释学的运用方式，这为增加这一思想为更多人所认知提供了新的可能。

归趣为超然和恬淡。与华严意象给人以宏伟绚烂的姿态略有不同的是，雪浪运用华严意象更多引导至对虚空缥缈境界的表达。这一表达，结合其诗文中对竹林七贤、陶渊明等人生存状态的援引，提示我们似乎当时因交游深广而风评颇为不佳的雪浪却可能有着仰慕归隐、寄情玄虚的主观意识。不过，这一归隐也与止于兰若的山林佛教修行不同，更多的是与具有相同人生追求者的恣意洒脱。考虑到，魏晋时代人们寄情山水有对时局之不满的意味，此处雪浪恐怕是将末法时期之莫可追挽的遗憾寄托于对魏晋风流的追思了吧。

